

Agathe von Trapp

〔美〕阿加莎·冯·特拉普 / 著

管舒宇 张颖 / 译



Memor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Sound of Music

音乐之声 心故事

A. V.) 著

译文出版社

Agathe von Trapp

〔美〕阿加莎·冯·特拉普 / 著

管舒宁 张颖 / 译

音乐之声 的故事

Memor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Sound
of Musi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乐之声的故事/(美)特拉普(Trapp, A. V.)著;管舒宁 张颖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5

书名原文:Memor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Sound of Music

ISBN 7-5327-3450-1

I. 音... II. ①特...②管... III. ①歌舞剧—演出
概况—美国②音乐之声—史料 IV. J8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7434 号

Agathe von Trapp: Memor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Sound of Music

Copyright © 2003 by Agathe von Trapp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4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Yiwén Chuban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ndstrom Literary Group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4-177 号

音乐之声的故事 [美]特拉普/著 管舒宁 张颖/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12 字数 150,000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册

ISBN 7-5327-3450-1/I·1995

定价:22.00 元

很少有像《音乐之声》那样感动人心的经典电影。奥地利贵族冯·特拉普一家的故事俘虏了所有人的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音乐天赋帮助他们逃离纳粹的魔掌，是他们的歌声征服欧洲和美国成千上万的观众。半个世纪以来，《音乐之声》引发的共鸣从未曾消失过，在洛杉矶，一位妇女看了58遍电影；在波多黎各，一名船员看了77遍；在威尔士，一位77岁的奶奶则创下世界吉尼斯纪录：她已经看了940遍《音乐之声》了！

将《雪绒花》当作奥地利国歌的人不在少数；“I am sixteen, going to seventeen ...(今年我十六岁，明年就是一十七……)”的歌声拨动了各种肤色少女的心弦，那个加入了纳粹的邮递员小伙子骑着辆老式自行车，差点勾去了情窦初开的少女的魂；更令人难忘的是上校和玛丽亚扶小携幼翻越阿尔卑斯山峰的场景……然而，你能否想像这一切原来并不存在？同时，你又能否想像阿加莎·冯·特拉普——《音乐之声》中大女儿的原形以九十高龄于2003年出版新书《音乐之声的故事》，使一个真实的特拉普音乐之家原原本本地跃然纸上？

不管你是否熟悉《音乐之声》，阿加莎·冯·特拉普的精彩回忆录肯定能攫住你的思绪，让你一遍一遍地阅读这篇动人的故事。



阿加莎·冯·特拉普 1913 年出生于奥匈帝国，是格奥尔格·冯·特拉普男爵和他的第一任妻子阿加莎的大女儿。她一生历经多个历史时期，她的家庭和个人经历因《音乐之声》而更传奇。

阿加莎曾随同家庭演唱组环球巡回演出，足迹遍布 30 个国家。阿加莎是一位有天赋的艺术家，她不仅录下唱片，还擅长绘画，其作品曾展出于欧洲和美国。本书中的插图均出自她之手，她的插图作品还散见于其他书籍和出版物中。

阿加莎·冯·特拉普在结束 20 年歌唱生涯之后，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开办幼儿园，并坚持了 35 年。她现在虽已退休，但仍继续从事艺术、写作和历史研究。本书是她出版的第一部自传体著作。

无论何时,人们见到我总会想:眼下这位就是那个真正的冯·特拉普家族,也就是促生《音乐之声》这个故事的那一家人中的一员。我总是被问道:“你在电影里是哪一个?”“舞台剧和电影里讲的都是真的吗?”“你们可是真的跑到山上躲过了纳粹?”然后人们就想知道有关我们家庭的一切。的确,改编后的故事不甚属实,我们在《音乐之声》(舞台剧与电影)成名前后的生活少有人知,但我们的家族精神被保留下来。我们一家活过了二十世纪最艰难的一段岁月,却并未放弃深怀的信念。每当我们遭遇难以克服的重重困难,情势却总能花明柳暗,使我们的下一段路途坦荡如初。有人会把这些实实在在的机缘变化归为“巧合”,但我并不这么想。回首动荡的战争年代与经历过的种种困难,是上帝在授意,是他的指引与庇佑让我们安然无恙。

阿加莎·冯·特拉普

2002 年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志 谢

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当有人开始一个计划时,会有其他人也认为值得一做,于是四面八方都伸出了援手,直到这一计划大功告成。我相信,当我提笔写回忆录时,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我要对那些帮助我将记忆转化为文字的所有善良、有见识的人表示感谢。因此,我想对每个一路上给予我支持的人说,“我衷心地谢谢你!”

特别感谢我的朋友珍妮特和阿兰·约瑟弗,没有他们的关心、帮助与鼓励,就不可能有这本书。我要感谢阿兰的耐心,我们在电话上的那些交流,还有我们在一起共度的进餐时间。每当想起那一段段重要的而又令人愉快的工作时间,我又总会深情地忆起珍妮特。

由衷地感谢我忠实的朋友,玛丽·卢·凯恩,那么多年来一直不辞辛劳地工作着。她的干劲与支持帮助我完成了这一雄心壮志。玛丽·卢和珍妮特帮助我理顺思路,将我的记忆与印象转化为如今书里的东西。当然了,珍妮特奉献的“有果酱和面包的茶点”,更增添了这一过程的甜蜜气息。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兄弟与妹妹们,感谢他们全心全意地支持我努力回忆那么多年来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感谢他们给予我写作第18章的帮助。我的妹妹玛丽亚,弟媳埃里卡,还有弟弟约翰内斯一直在愉快地帮我唤醒那些褪色的记忆。而且,玛丽亚还提供了那些特别的照片。

诚挚地感谢威廉·T·安德森对原稿长时间的编辑加工，章节的重构，并提供了建议、照片、乐评和节目单。

感谢赫希·戈德堡的关心、建议及对原稿的编辑修改。

我还要特别感谢大学讲师沃尔特·布吕纳博士提供的来自奥地利格拉茨的档案馆的小册子《婚礼》。

感谢莎拉·迪里恩泽为手稿打字；瑞安·赫尔瓦特提供冯·特拉普家的孩子们在音乐会上的照片；还有安尼塔与斯蒂夫·谢维特为我八十五岁生日所拍的照片。

我还要诚挚地感谢他们的帮助与鼓励：鲁丝·米里亚姆·凯里，乔伊斯·迪里恩泽，凯瑟琳·R·恩格尔斯，凯思琳·玛丽·恩格尔斯，苏珊·福特，路易斯·希尔曼，苏珊·凯斯勒，埃米特·辛诺特，琼·韦弗。

最后，同样也要把我的感谢呈给我的编辑顾问，D·B·凯洛格，是他一路给予我耐心的指导，日以继夜地工作，和我共同筹划、准备，将手稿付诸出版。

目 录

志谢

1 / 上校,我们的父亲	001
2 / 妈妈,我们的阳光	016
3 / 和外婆在一起	028
4 / 两次特别的机遇	048
5 / 战后时代	055
6 / 动荡的岁月	070
7 / 萨尔茨堡近郊,我们的新家	086
8 / 一位新母亲和两个小妹妹	100
9 / 展翅高飞	112
10 / 与爸爸一起历险	121
11 / 我们热爱歌唱	163
12 / 德国入侵	175
13 / 我们来到美国	190
14 / 特拉普家庭演唱组在路上	215
15 / 格林山中的家园	229
16 / 新的开始	248
17 / 哦! 音乐之声	258
18 / “孩子们”现在何方?	265

1 上校，我们的父亲

我童年中的奥地利是战争中的奥地利。1914 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的父亲，格奥尔格·冯·特拉普，战争期间是位潜艇指挥官。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奥地利海军将领，一个有眼光，有胆识，头脑又聪慧的人，他还是一位可爱的丈夫与父亲。

爸爸个儿高，身材修长而匀称。他仪表堂堂，一头黑发，留着八字须，棕色的眼睛温柔可亲，引人注目。他手很壮实，形状也好看，订婚戒与婚戒把他的手衬得很漂亮。他对周遭事物细心而敏感，走起路来腰板挺直，身手也敏捷。

他穿什么都好看。爸爸的衣着永远是利索又干净，搭配得也好。比如说颜色，他大都穿淡淡的温和的绿色。他的外套是羊毛花呢的。裤子依照他那个时代（1914 年到 1925 年）的款式，都是膝下扎紧的灯笼裤。灯笼裤只到膝下一点点，那个年代的男人们都穿着织有不同图案的及膝长统袜。袜口下翻，用来遮住吊袜带。夹克衫、马甲，还有裤子，都是同一种质地与颜色。白衬衫再配上领带，这套行头便齐了。夏天里，爸爸会穿传统的吊带花饰皮裤（一种皮质的短裤）、白衬衫，还有灰色的夹克衫。夹克衫具有轻软的羊毛质地，黄绿色袖口、立领。即便是夏天，爸爸也穿着齐膝的编织袜和棕色的鞋。在我眼里，他看上去总是那么帅。

爸爸不仅对我们是和气又疼爱，对陌生人同样彬彬有礼。

对朋友,对船上的官兵也是挚诚相待。他说话算话。他天性高贵,不在乎人家怎么看他,而是根据自己的良心过生活。他总是流露出真心的友善。他无需对我们说,“我爱你”。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他也知道,我们也爱着他。

我从未见到爸爸有过懒洋洋的样子。累了的时候,他就躺在书房的沙发上打个盹。有心事或者需要琢磨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会在起居室里来回踱步,但从不让自己的忧虑变成我们小孩的思想包袱。爸爸视妈妈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爸爸读的是旧式学校,从那里出来的父亲不会与孩子交流经济或个人问题。身为一个大家庭的父亲,爸爸非常有家庭责任感。

对待他的军人职责,他也同样勤勤恳恳。父亲是奥匈海军的一个英雄,但爸爸并非是我们家族第一个在海军里服役的。我们的祖父,奥古斯特·约翰·特拉普,出生在德国,但后来成了奥地利公民,他就参加过奥地利海军,驻扎在达尔马提亚海岸一个奥地利小港扎拉。听爸爸说,祖父曾一度被任命为萨伊达号战舰的舰长,有次在意大利西面的地中海巡航的时候,遭遇过一场几乎要船翻人亡的暴风雨。凭借高超的驾驶技术,他驾船驶上了一个沙滩,孤身拯救了全体船员。因为这次英雄营救,他被授予三等铁十字勋章,并由奥地利皇帝弗朗兹·约瑟夫一世授予骑士称号。从那天起——1876年11月18日——我们祖父的名字就成了奥古斯特·约翰·里特尔^①·冯·特拉普。

^①里特尔(Ritter),意思是“骑士”,放在人的姓前,是一个世袭的称号,授予那些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只有君王才有权授予,同时还颁发精致的证书。

他儿子，也就是我们的父亲格奥尔格，1880年4月4日出生在扎拉。格奥尔格继承了他父亲的头衔，后来又子承父业，参加了奥地利海军。爸爸还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得伤寒去世了，他母亲，也就是我们的祖母，海德薇格·韦普勒·冯·特拉普，带着她的三个孩子——海德、格奥尔格，还有沃纳——搬到了普拉^①。依照她与丈夫的信仰，我祖母认定应该把孩子送进路德教小学念书。作为军官的遗孀，我祖母得到了一小笔抚恤金养家糊口。靠这点钱要过铺张的生活是指望不上，但在社会尚不允许像我祖母这种地位的女性找工作的时代里，这钱维持生计也就可以了。那时候，遗产权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她成了寡妇还拖儿带女的时候。后来，她的儿子们都有了工作，会贴点钱给她，但他们的收入也不高，给母亲的钱多不到哪儿去。

十四岁的时候，格奥尔格·冯·特拉普进入阜姆^②海军学校。在一次严格训练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和同学被派上萨伊达二号战舰，作为他们训练的结束。好笑的是，格奥尔格上的这艘船居然和先前他父亲指挥过的那艘船叫同一个名字。这艘船不止一个目的地，它将要带着这群新兵学员环游世界。航行计划是穿过苏伊士运河，往东横渡印度洋前往澳大利亚。那里的人们张开双臂欢迎萨伊达二号战舰，官兵们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应舰长的要求，奥地利皇帝甚至准许他们延长此行的期限。每每说起这次航行，爸爸总会提到美丽迷人的

①普拉(Pola)曾是奥匈帝国最重要的港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给意大利。今属克罗地亚，现拼写为 Pula。

②阜姆(Fiume)是亚得里亚海沿岸的一个工业城市；现为克罗地亚的里耶卡。

马克萨斯群岛。这些岛屿令他念念不忘,他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故地重游。

然而,萨伊达二号战舰的航行很快便结束了。此时在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这一秘密团体,骚乱与反抗引起西方国家的极大恐慌。局势岌岌可危,1899年6月9日这天,萨伊达二号的船长接到电报,电报命令这艘船带着学员返航回国。那个时候,船正沿着中国海岸北行到了上海。

在吴淞港,海军学员冯·特拉普给远在普拉的母亲写了封信:

太棒了,此刻我们刚接到电报,我们就要回家了!甲板上净是一张张高兴的面孔。我们返航的路线是经香港、巴达维亚(今天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马希港(位于塞舌尔群岛上)、亚丁,然后回到普拉。我们到达普拉很可能是在十月中下旬。到了那时你就会知道更确切的日期了。

你的好儿子

格奥尔格

海军学员冯·特拉普回到普拉后并没能与母亲团聚多久。短暂的休假之后,他被分配到奥地利赞塔号战舰上的航

海参谋部。

遵照命令，赞塔号战舰往上海港进发。船通过台湾海峡之后，遭遇到恶劣天气；船已进入强台风地带。赞塔号一路上已与好几场暴风雨搏斗过，但这次的台风来势更为凶猛。汹涌的海浪吞没了好几艘汽轮与中国帆船。然而，这艘小小的战舰却在惊涛骇浪中幸存了下来，没受到多少破坏，最后，终于到达上海，不过比预计晚了不少时间。

我之所以写下父亲去中国的这段经历，是因为我想到他在那里可能随时丧命。倘若在那场台风掀起的惊涛骇浪中，上帝之手没有眷顾这艘小小的巡洋舰，就不会有特拉普家，不会有特拉普家庭演唱组，不会有《音乐之声》了。

爸爸眼中的这场发生在中国的战争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有些事情他从不对我们讲起。我后来在一张报纸（《新彩色画周报》1960年5月1日）上看到了一篇关于这场战争的报道。

爸爸只给我们讲过一个好笑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山区里，当时他的小队正在那里做几天休整。天很冷，他们被安排在一个没有取暖设施的客栈里住宿。为了让客人舒服些，起码是在夜里，主人准备了些灌满热水的汤壶。晚间客人休息前，这些汤壶被放在床脚的毯子下面。客栈里没有电灯，客人们得使油灯。

头一夜大家就寝后，从一个房间里传出奇怪的喧闹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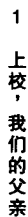
几名队员被惊醒后朝那个屋子走去。他们手里提着灯打开房门。他们看到了什么？只见一个军官正用一根棍子死命地敲着他的床，而一盏从天花板上垂荡下来的灯晃晃悠悠地在撞着他的脑袋。

这天夜里他已经上床了，何曾想到自己会在毯子下面遭遇一个“汤婆子”。当他舒展开身子，脚便感觉到了热水罐的温暖，可他却错以为碰上了一个什么动物，可能是只大老鼠。他从床上跳起来，找来他的手杖，要把他想像中的这只动物从床上赶跑。但当发现自己不过是被一只热水汤壶和灯的影子吓坏了的时候，他狼狈不堪。

从东方归来的途中，赞塔号战舰在巴勒斯坦圣地停留了一下。爸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私人向导，这个方济各会神父带着爸爸游览了一些宗教圣地，还带他去买纪念品。爸爸买了不少亮晶晶的装满约旦河河水的玻璃瓶，这些瓶子一面刻着“约旦河河水”字样的浮雕文字，另一面则刻着十字架。也许，爸爸那时就有念头，有朝一日他会有一个大家庭，而用约旦河河水为他的孩子洗礼会是很特别的。

土耳其的士麦那（伊兹密尔），是船员们可以上岸的又一站。这个城市的特产是手编地毯。店主们的乐趣就是看顾客是否精明，会砍价，用可以接受的价格把地毯买走。我不知他们对爸爸有怎样的评价，反正他在土耳其买了一些漂亮的地毯，后来装点在我们的家。

1914 ~ to ~ 1918



他从中国带回的纪念品中有一件一直令我很好奇,那是一块刻有汉字的木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在夏威夷举行音乐会,夏威夷大学的一位教授将木头上的字为我翻译了出来。那是一句有关房子的吉利话儿:“万福临门”。

爸爸一生中接下去的一件大事便是与我妈妈的结合。这件事在英国作家埃德温·格雷的那本讲述海军与鱼雷发明的《魔鬼的发明:罗伯特·怀特黑德的故事》^①中有过描述。他在书中提及爸爸与阿加莎·怀特黑德,也就是鱼雷的发明者、英国人罗伯特·怀特黑德的孙女相识、结婚的事。

1908年,海军当局派格奥尔格·冯·特拉普到阜姆实地学习潜水艇与鱼雷建造。1909年,怀特黑德工厂的第一批潜水艇中的一艘U-5潜艇下水,阿加莎·怀特黑德应邀主持典礼。那天,在旌旗飘扬的甲板上,格奥尔格·冯·特拉普就站在她身边,他哪里会想到日后自己会被派去指挥这艘了不起的潜水艇,而且,主持下水仪式的她有朝一日居然会成为自己的妻子。这个故事将在下一章里具体讲述。

两年后,也就是1911年1月14日,格奥尔格与阿加莎结婚,格奥尔格的母亲,海德薇格·韦普勒·冯·特拉普尽管身体不太好,但还是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同年十月,她因肺病去世,终年五十六岁。格奥尔格的弟弟沃纳曾给他们的的外祖母恩格利娜·韦普勒和姨妈明娜写过下面这封信,信中他提到了格奥尔格和阿加莎第一个孩子,一个名叫鲁珀特的小男孩

^①埃德温·格雷,《魔鬼的发明:罗伯特·怀特黑德的故事》(伦敦:Seely, Service & Co., Ltd., 1975)。